

# 凭什么信任小说家



朱山坡，广西北流市人。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现供职于广西作协。江苏省作协合同制作家。早年主要写诗。2005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马强壮精神自传》《懦夫传》《风暴预警期》，小说集《灵魂课》《喂饱两匹马》《把世界分成两半》《十三个父亲》等，曾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上海文学》奖、《朔方》文学奖、《雨花》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 风暴的预警者：朱山坡

系统阅读朱山坡，是在决定专心做“70后”作家小说研究之后。此前，零零散散读了他一些短篇，偶尔也写过短评，多有不及义之处。作为同时代人，我们共同经历了1980年代激情的青春岁月，新世纪以来，各种内外因素交困，渐渐有了中年心态。这种心境的变化在“70后”作家创作中，大体上也可以见到。朱山坡作为小说创作风格鲜明的“70后”作家，对于文学和世界，显然有着自己的理解。我常常想，除了南方、先锋、“70后”，他的文学创作还有哪些标签，诸如寻找、逃离、父亲、负罪、灵魂、底层，这些标签对于多数“70后”作家来说，可能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亲缘关系，那么，他的写作路径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之处呢？

### 他是一个诗人

朱山坡是一个诗人。在他的小说里，有着漫漶的诗意。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诗情画意，是大自然的救赎，是精神的漫游，是灵魂的拷问，是哲学意义上的生命诗化。关于小说的诗意，他在与唐诗人的对话中谈到过：“小说需要意蕴，要有气质，要诗意。我仰慕有诗意的小说，而好小说往往具备诗歌的气质。”这一自述其实并不能涵盖他小说中的诗蕴所在。我喜欢他的短篇小说，好的短篇小说难度更高，需要更高超的技巧和控制力，才能让表达始终不脱离自己的意念和风格。生活和世界都那么芜杂，一个写作者要在短短数千字中，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一词一句的节奏都要慎重把握。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的小说创作有着相当的文体自觉和审美自足。

**逃离与寻找。**朱山坡小说中的诗意，首先体现在对生命的思索和对命运的理解上。朱山坡小说中的一些故事我们很熟悉，不过，相似的故事，他给了我们不同的讲法。虚构的，想象的，超现实的，黑色幽默的，这些表述都可以用来阐释山坡小说，还有就是诗意。漫漶的、悲伤的、充满张力的诗意。

《骑手最后一战》中，父亲骑着马追赶火车，进入隧道，不知所终。小说有着隐含的故事线。父亲的人狱出狱，浓缩了父亲的一生，母亲的怨恨和艰辛，折射着母亲的一生。而最终，这一切都消解在那个一骑绝尘的背影里。《爸爸，我们去哪里》结尾处，船走了，人生的彼岸不知道在哪里，父亲的一句，“儿子，我们去哪里？”更加重了悲凉意味。“奔腾而至的夜色很快就要把我和父亲一并淹没，谁也看不到我们，我和父亲也将看不到对方。”《灵魂课》主线是母亲对儿子的寻找，生命对灵魂的寻找。关于灵魂的追问，对于客死异乡的人也没有终极意义。孤独的灵魂和喧嚣

的广场，高楼大厦和小小气球，那么强大，那么脆弱，构成了鲜明的反差，是对这个貌似固若金汤其实无比虚弱的时代的最好隐喻。《天堂散》里有着不断的出走。唐姓女人的离家出走，父亲处心积虑的不告而别，是两个核心情节。虽然小说结局看起来有一点喜剧色彩，毕竟父亲写出了一生代表作，热爱故事的女人也成了作家，我也借助父亲的《天堂散》成了一线导游。父亲对作家理想的放弃又坚持，母亲对自我的疑虑与反观，我和母亲对父亲的寻找，共同构成了离散与聚合交织的人生常态。而作者之意在于，无论人间还是天堂，真正的理解是找回分散亲人的灵魂密码。

**故乡与隐喻。**朱山坡写了很多以故乡为原点的小说。广西是地理风貌和人文环境都很特别的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有独特气息。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精神故乡，地理意义上的，心理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故园，包含着生命过往，情感烙印和精神寄托。这就是作家的“文学根据地”。朱山坡有故乡情结，很多小说是一种精神还乡。在他的原乡叙事中，包含着太多对于历史、现实及人性的思考。米庄就是他故乡原形。米庄很普通，没有极端，承载的东西其他村庄也会有。他只是对它更熟悉，有感觉，它给他留下了太多的记忆。让他懂得正常的乡村伦理和道德规范。他对家乡感情深厚，不愿意刻意批判、矮化，在看到问题的同时，也愿意呈现故乡的美好和善意。

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是朱山坡近年来最重要的作品，他对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对30年中国当代民间生活史有了新的发现，他情不自禁要写出来，虽然他说，自己不清楚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惟一确定的是，风暴本身就是一个隐喻。也可以说米庄就是当代中国民间生态的一个缩影。他的很多小说都以“米庄”为背景，写那里的人和事，从米庄到蛋镇，他的写作轨迹很清晰，叙事的视野不断拓展，世界也逐渐变得更复杂，既有汹涌的河流，也有宁静的湖泊，既有壮阔的大海，也有广袤的草原，既有白雪覆盖，也有城市喧嚣。《天堂散》中的天堂究竟意味着什么，母亲的石榴树只是一种寄托，算不上最终的救赎。小说在终极意义上，仍旧是隐喻的，是超现实的。《骑手的最后一战》中的火车和马，同样的奔跑，隐喻着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当然，除了那些阴郁、暴烈的诗意，他的小说中也不乏温暖和友善。《逃亡路上的坏天气》和《小五的车站》，都是迷失与回归的故事，有着温暖的底色。一场大雪，救赎了一个迷失的灵魂。也或许，这是属于朱山坡的理想主义。

### 他是一个探险家

朱山坡站在现实的众声喧哗里，面对层出不穷

是你们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被自己遮蔽了自己，麻木了自己，却反过来讥讽小说家的无能和文学的无力。小说家表示不服。

小说家喜欢安静，喜欢离群索居，喜欢冷眼旁观，喜欢暗自思考，因而小说家没有诗人可爱。小说家之所以不可爱，还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是给身边的人带来廉价的欢笑，而是另有使命。小说家早就不能靠手艺行走江湖，而是靠洞察力、想象力和诚实的品格吃饭。不要被小说家外表的懦弱、迂腐、木讷所迷惑，他们内心有着惊涛骇浪般的激情和岩石般倔强的意志。真正的小说家通常是正直的人，有良知和底线的人，所有的人都信以为真地以为他们仍然对事情持质疑态度，是真相的侦察机、挖掘机、运输机、隐形战斗机，是最后接受事实的怀疑者、追问者和鉴别者。因此，连史家和记者都对小说家怀有古老的敬意。小说家的情感值得信任，他们蔑视权贵，爱憎分明，永远站在弱者和正义一边，现实中好人得不到好报，坏人颐养天年的情况在小说中能得到大快人心的纠正。小说家的眼睛值得信任，他们的感知异常发达，敢于窥探黑暗、危险和肮脏的角落，常人用十倍显微镜也看不到的东西，在小说中会纤毫毕现，连最狡诈的灵魂也原形毕露。小说家的想象力值得信任，科学家无法告诉你宇宙的边界在哪里，但小说家不仅能说清楚并且还能让你相信死后才能到达那里。小说家的眼泪也值得信任，他们最具有同情心和悲悯情怀，对笔下的人物充满感情和体恤，即使是十恶不赦的人在他们的劝导下也能获得救赎；当你读得热泪盈眶时，其实小说家早已经把泪流干，正是他们用泪水呼唤泪水，用爱唤醒爱。当你悲愤欲绝时、走投无路时、生无可恋时、被全世界抛弃时，人生只剩下一片废墟时，只有小说家即便在苟延残喘之际仍愿意挑灯夜战一针一线地为你构建精神家园，为你摆渡，为你重塑梦想……小说家死了，笔下的人物仍然替他活着，替他抚慰你追随你。爱小说家之所爱，恨小说家之所恨，像小说家那样思考，人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小说家不害怕被饿死、冻死、孤独而死，因为他们从不曾追求“顾客盈门”，只要还有一个读者，哪怕没有读者，他们仍会保持书写的热情。因为他们不是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说话，而是对全人类说话。他们的作品未必是给现在的人读的，而是留给后人的苦口婆心的“遗嘱”，就凭这些，你应该信任他们。

同时，我也在警醒自己：小说家像巫师一样必须依靠“信任”生存，如果不被“信任”，我们在劫难逃——为“信任”写作，忠诚到底。

### □朱山坡

### ■印象

极少见到青年作家像朱山坡那样，低调与才华兼具，热情与冷峻并置，质朴与智慧浑然一体，世事洞明又有赤子之心……

我去过朱山坡在北流乡下、北流县城和南宁的三个家。他出生的地方是真正的乡村，离县城很远，比我插队的民安还要远得多……那个村子的名字也叫朱山坡。是在山坡上，上了半山坡还要再上十几二十级的石头台阶……房子当然也是泥砖房，也是潮湿阴暗有一种南方乡下的霉味……同样是乡下，离文化中心的遥远程度大概就有湘西凤凰可比，而湘西自古至今出过多少大作家大文人，惟广西是真正的天远地荒……我来想一想，假如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一个在六靖乡下的人，需要走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北京。首先他要从那个叫做朱山坡的村子里走下来，走下山坡走到乡道上，然后他要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到公社所在地坐长途班车，坐上四五个小时的汽车才到县城，然后从县城再坐班车到玉林，在玉林等候大半天然后坐上开往衡山的火车。有时要先到柳州，到柳州之后转车到衡山，衡山再转车到武昌，之后到郑州再转一趟车……从北流到北京，如果顺利，要走上三天三夜，如果不顺，那就要走上一个星期……有一个北流的前辈，他上世纪60年代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他在路上就走了整整7天……几千里路一路走来，他在路上写了一首长达1400多行的抒情长诗，是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式，题为《从南疆来到天安门广场》……当然朱山坡不是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他出生在1973年，这一年“文革”尚未结束，通往北京的铁路依然如旧。

朱山坡在县城的房子离我家也就隔了几条街，我去坐过，待了半小时。房子足够大（县里的房子都大），不过没有看出足够的生活气象……然后，2015年我忽生奇想，打算在南宁买一套二手房，将来每年回到南宁住上两个月。在南宁5月的烈日下，朱山坡一趟趟替我看房子，他或者骑摩托车，或者我们约在某个小区门口碰头……房子总是不合适，要么太贵，要么地点太偏，要么窗口外面有一个烟囱……他在南宁也买了一套二手房，我去看了，有100多平米，房子够大，从上一任房主那里继承了全套家具，不过觉得很空，他一个人生活，更显其空。他书架上都是我喜欢的书，它们精神抖擞地排在一起，目光炯炯……它们在这里代替了他的亲人……我问他，你怎么吃饭呢？他说有时候自己会做一点，有时候出去吃……这也是我上世纪80年代在广西图书馆和广

2017年12月8日  星期五

第110期

## 关于朱山坡

### □林  白

西电影制片厂的日常生活……我很想在朱山坡所住的小区，或者他小区旁边的小区买上一套二手房，我可以把钥匙交给他，不在南宁的日子，他可以帮我开窗透气。万一我病了，他会把我送到医院去……岁月苍苍，而朱山坡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朋友。

我第一次见到朱山坡是2005年，那年张燕玲组织了一个活动，文友们在玉林开会，到北流容县参观。那时候他的名字还在龙虎与朱山坡之间，他写诗，几乎没写过小说。就是那年年底，《花城》的栏目“花城出发”发表了他的小说，从那个时间开始，我吃惊地看到，有一扇闸门在他身上打开了……或者说，他扛起了一道闸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从那边隐秘的门汹涌而出……他的书，从开始的每年一本两本到现在的每年三四本。在一个文学已经不再给人光荣的年代，在北流那样一个不容易生长文学的地方，朱山坡枝繁叶茂。

朱山坡这个前政府办公室里的“刀笔吏”，曾经发奋要成为“县衙第一笔”、整日窝在办公室苦思冥想写领导讲话的人，难以想象，如何忽然之间长中短篇小说浩浩荡荡……我的人文地理与他们几乎重叠，同在鬼门关（真实存在、《辞海》认可的关隘，古代流放犯人由此经过）以南，但他跟我完全不同，是另外一种类别的文物物种，生长着不同的触觉，有着不同的感官……去年看到他的长篇小说《风暴预警期》，那个蛋镇，跟他出生并成长的那排村是如此的不同，跟我成长的陵城镇又是如此的接近……自行车和猫猪、看电影的人、疯子、不合时宜的诗人和手风琴……兽医、气功大师、总是写信寄给“中央军委”的偏执者、来自广东高州的商贩，吃青蛙的人……尤其是那些因为不育而备受折磨、痛苦而愧疚的女人，以及怀抱梦想不顾一切的女孩……我觉得我太应该写出他们了……他们实在应该就是我写下的……我曾经那样真切地与他们同在一个时空中……但是我没有，是朱山坡写出了他们……他在北流的小镇之外创造了另外一个现实，那就是蛋镇。

这还远不是他的巅峰。今年夏天我又收到了他的新长篇《马强壮精神自传》，一个有关乡村知识分子马强壮的故事，一个能把《新华字典》背到138页的人，学杀猪、当盲流、办假证、精神错乱……读之有趣却又包含了复杂的当代中国经验……朱山坡的作品连成了一条蜿蜒的路，通向遥远的远方……我怀着羡慕嫉妒吃惊的复杂心情望着走在路上的人，他日行千里，势不可当，他的前方辽阔而旷远。

### □张艳梅

个冒雪锯木的早晨”等都做到了这一点。朱山坡小说的思想基点是人的生存困境、情感困境和伦理困境，在深渊中的自我审视、自我挣扎和自我救赎。作家不仅关注社会问题，而且关注由此引发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生活难免荒诞，这个看起来平铺直叙的时代，可能每个人都坐在过山车上，一代又一代人，面目模糊地登上历史舞台，又面目模糊地退到舞台后面。

这个世界并不安定，稳定性只是个体生活的一种渴求，而世界始终在动态的变化之中。我们不愿意别人把条条框框强加给我们成为人生的律条，作家就是要不断把人们坍塌的角落修复好，把僵化的历史和崩溃的现实链接成为一个整体。正如朱山坡所说：我只是试图在风光秀丽、阳光明媚、温情脉脉的南方小镇，在那个新旧之交、剧烈更变的时代环境里，在爱恨交织、悲喜齐鸣的心理层面，勾勒出一群普通人的独特面容，揭示一个又一个卑微、孤独、绝望、不安的魂魅和异化的心灵。

### 他是一个风暴预警者

朱山坡说：我不屑于写不痛不痒的故事，或把故事写得不痛不痒。我在逃避庸常、熟悉和似曾相识，避免跟风。当许多人都急于往前冲的时候，我越来越热衷于“往回走”，写不曾经历也不熟悉的故事，以此考察我的虚构才华……我认为自己走在一条宏大叙事的路上。他写底层的悲剧，对那些卑微的处境、惨痛的苦难，都愿意在文字里给予温暖。面对贫穷的乡村，身处繁华的都市，他希望自己不仅能写出人世的苍凉和人性的复杂，还能写出悲悯、宽恕和温暖的力量。

**底层与苦难。**朱山坡早期作品多半是让人心酸的底层故事，他关注底层，关注苦难，对弱者有着属于自己的同情和理解。最初读到《灵魂课》，我曾经写过：小说是朱山坡一贯的人文情怀，关注底层，却不局限于苦难的展示。城市中那些高楼大厦，埋葬了多少乡村年轻人的梦想、血泪、生命和灵魂？那些乡村中遥望孩子的母亲，她们满头白发，目光焦灼，心灵受尽煎熬……《灵魂课》中的那个老人说：“我是来带你们儿子的灵魂回家的，一找到它我马上就回来庄了，再也占不用你们的座位。”她始终相信人是有灵魂的。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反衬出人世无常、生命无助和现实无奈。

《观风》写一个女孩子的一生。那么聪明美丽、心高气傲的一个女孩子，为了家人的生活，牺牲了自己。一个人的牺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下一代还会重蹈覆辙。而如今，仍旧有太多女孩，做出了和当年观风一样的选择，如果说当年是生活所迫，如今却是贪慕虚荣，这种社会价值导向是如何传递下来的，这才是这篇小说的深层隐忧

本刊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